



柯羅連科 著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第 二 卷

柯 罗 連 科 著

丰子恺 丰一吟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书号1211 字数257,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1 $\frac{5}{8}$ 插页3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定價(4) 1.20元



柯 罗 連 科 像

一八七四年攝

Королюнко

АСН44/12

著者序言*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的讀者同这書的主人公分手之后，已經过了好几年了；在这新近的过去和現在之間发生了許多事件。对这故事題材闊別多年，自有不便之处，然而也有好的方面。在茫茫的过去中，当时曾經出現在前景上、出現在視野近处的許多詳細情况，可能已經消失了。然而視野本身却扩大了。保留在記憶中的东西，現在出現在更广大的視域中，出現在新的环境中了。

我結束第一卷，是在一九〇五年^{*}，俄罗斯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現在，革命已經达到了轉捩点，我怀着特別的兴味来回顧“我的同时代人”过去所經歷的“烏烟瘴气的”長途。也許讀者也想怀着几分同情看看这个已經熟悉的人物，而且会这样想：这一代人多么富有預感，他們的意識生活从对終于消灭的制度的斗争开始，在这制度的瓦礫中結束，这些瓦礫又鋪設了未来的道路。而崩潰了的过去的錯誤和难于根除的习惯，还会有多少殘留在这未来中啊！

目 次

著者序言	1
------	---

第一章 初期專科学生时代	1
--------------	---

1 在玫瑰色的烟霧中	1
------------	---

2 我途遇“名人”	5
-----------	---

3 我落入强盜窠	30
----------	----

4 到彼得堡了!	41
----------	----

5 我卜居在謝苗諾夫团	44
-------------	----

6 我醉心于工艺学	54
-----------	----

7 略入歧途	61
--------	----

8 第十二号閣樓及其房东和租客	69
-----------------	----

第二章 專科学生时代	79
------------	----

1 落魄文人	79
--------	----

2 我的理想的朋友	85
-----------	----

3 娜斯佳姑娘。理想的朋友丧失了威望	88
--------------------	----

4 飢餓	99
------	----

5 虚无主义者保罗·戈利茨基	101
----------------	-----

6 圣象出事。我和威塞里茨基分手	108
------------------	-----

7 我对叶尔瑪科夫失望。参加第一次“秘密會議”	115
-------------------------	-----

8 我找到工作并認識了作家納烏莫夫	124
-------------------	-----

9	舅舅总结我第一年的生活：“他变坏了。”	132
10	斯图坚斯基的校对局。我采取突然决定	135
第三章 彼得农林学院		141
1	最初印象	141
2	老学生	145
3	毁坏者爱傑姆斯基	148
4	新学生格利果列夫和韋尔涅尔	151
5	特卡乔夫的論文和“前进报”	157
6	戈尔登斯基	162
7	部長和学生們	164
8	彼得农林学院里的風潮	170
第四章 沃洛格达、克朗什塔特、彼得堡		182
1	放逐。我成了国事犯	182
2	在沃洛格达。当时流放的特点	187
3	我的解差。在托特馬的逗留。有意义的会晤	191
4	森林中的旅途。隱遁者的故事。生活中难忘的 瞬間	196
5	沙皇的恩典。和彼得农林学院同學們的会面。警 察局長在“声报”上的文章	199
6	在克朗什塔特。警察局長戈洛瓦契夫	206
7	在海員們中間。威爾霍夫斯基和务实哲学。海軍 上將波波夫	209
8	青年軍人們。契若夫和傑加耶夫	215
9	在彼得堡。契爾內肖夫的葬儀和“193人案件”	219
10	涅克拉索夫的葬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墓地上 的演說	224

11	“新聞報”及其出版者諾托維奇	228
12	扎苏里奇行刺。社会上和新聞界的风气	233
13	阿普拉克辛胡同里的暴动和我最初发表的文章	237
14	西陀拉茨基追悼会	242
15	梅旬采夫被刺。我第二次被捕。在第三厅	246
16	略談我的罪行。革命玩好者和志愿密探	250
17	林希晉被刺。我又被捕	259
18	在斯巴斯警察分局	265
19	比特米特的事。卡奇卡·普拉斯科薇雅的案件	269
20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獄卒彼尔江年	273
21	唯一的一次审讯。警察分局長傑尼秀克的預感	277
22	在立陶宛要塞中	281
第五章 漂泊的流放生活		290
1	到格拉佐夫去的途中	290
2	在格拉佐夫时的生活。沙皇的天使盧卡·西道罗維奇	297
3	到天涯海角去	304
4	和比塞罗沃乡人的初次会面。“皇恩”	310
5	阿法納塞夫村的流放犯及其奇特的流放原因	320
6	树林，树林！	327
註釋		340

第一章 初期專科學生時代

1

在玫瑰色的烟霧中

我最初发生这种心情，还是在罗夫諾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邮递員給我送来一封信，上面盖着工艺專科學校的图章，写着我的名字。我心惊肉跳地拆开了这封信，取出一張上端填着我的姓氏的印刷通知單来。工艺專科學校校長叶尔瑪科夫通知我，說我被录取在一年級*，須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来校报到。

我看了信之后向四周一望，觉得在这几分鐘內彷彿已經过了整整一晝夜：邮递員来到以前是昨天，而現在已經是另外一天，是今天了。我彷彿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不但已經換了一个人，而且好象也換了一个世界。这种感觉是从那張有印刷文字和叶尔瑪科夫签署的坚实的灰色紙上产生的。此后我在街上奔跑的时候，觉得房屋、牆垣和一路遇見的居民們也都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事实上他們的确也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看見……
專科學生某某人。

我有好几天隨身帶着这通知書。我一人独处的时候，常常

把它取出来反复阅读，每次都感到一种新的满足，彷彿这不是一个枯燥的公文，而是一首诗。这的确是一首诗：脱离旧世界，被召唤到你所希望的光明的新世界去。……召唤的人是“校长叶尔玛科夫”。在我想象中觉得这姓氏联系着一个很坚强的、几乎象花岗石一样的（大概是联想到了西伯利亚的叶尔玛克^①）、同时又是无比崇高而明慧的人物。就是这个叶尔玛科夫在等候我八月十五日以前到校。他需要我去执行他的崇高的使命。……

这种心情是愚蠢的，我当然也意识到它的愚蠢。因为叶尔玛科夫的签署是印刷的；这种通知书他并不亲自签字，而是由办公室大量地散发。我知道这一点，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心情。我的理智很聪明，可是感情很愚蠢。当我给自己指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我的嘴巴不由得张开到了耳朵边。我必须转过头去，不让人家看见这种愚痴的笑容，不让人家因此而猜测到叶尔玛科夫在召唤我，需要我在八月十五以前亲自去见他。……

我怀着青年人的利己心，完全不顾问母亲关于我的行装的操心。她向人抵押了她的恤金领取簿，卖了些东西，向可借的人借了些债，终于凑成了两百卢布光景。然后她又同裁缝施姆科长久地商谈。

裁缝施姆科是一个矮胖的犹太人，面庞宽阔，脸上的薄嘴唇和尖鼻子给人一种近于阴郁的滑稽印象。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嘲笑施姆科，尽情地讽刺他的外貌，猜测他的作弊。父亲死了之后，母亲生活困难，施姆科到我家来，批判地检查了我们的服装情况，一本正经地对母亲说：

① 叶尔玛克（卒于1584年）是哥萨克兵的将领，曾经征服西伯利亚。

——译者注。

“唔，該縫一件大衣和兩套制服了。”

“施姆科，你要知道我現在沒有錢，將來还不知道怎麼樣呢，”母親悲哀地回答。

“哪里！”施姆科反駁，“您沒有錢，可是有孩子。……孩子難道不是錢？……”

于是他又替我們縫衣服，不計較付款日期，而且不再象從前那樣討價還價。

現在他在我們家里展開了他的業務。他探問我是否要縫“最新式的”樣子，知道我討厭最新式的樣子，他竟高興得叫將起來，于是就尽情地施展他的創作幻想。他把衣料浸過，蒸過，量了尺寸，裁剪了，給我試穿一下，然後縫制。終于由他一手把我打扮好了，雖然打扮得不十分闊綽，價錢却很便宜。他替我縫了一套夏裝，布料結實而堅硬，棕色地子上有黃色的小花束。此外他又替我縫了一件大衣。我當時隱約地覺得：有花束紋樣的堅實布料很象家具上的套子，却不象到首都去穿的服裝；而那件大衣很象西班牙式的斗篷。……然而我對於這些並不講究，毫不介意。不管式樣如何，我只覺得自己穿著嶄新的衣服，“十分朴素，却別有風味。”

嗚呼！忠誠的施姆科的這種創作想象的發揮，後來帶給了我不少苦痛和煩惱。……

蘇奇科夫回家來過假期；他已經在首都住過一年，我當然就向他探問種種情況。他不知怎的不大肯多講，然而我還是探聽得了：專科學校和中學校完全不同，教授一点也不象中學教師，專科學生也不象中學生。完全自由。……沒有人來監視你上課。……而且專科學生之中有很出色的人物。其中有的人你會把他當作教授。論爭開展得多么激烈！談的問題多么高深！光

是要懂得所講的事情，就得看許多書，作許多准备。……

他彷彿偶尔順便地告訴我，說他为了种种原因，仍旧留在一年級里，因此我們将来又是同班。

在这假期的中央，我長滿了十八岁，但是我覺得我早已不能容納在我周圍的这个狹小的世界里了。这世界整个儿只有这么一点点，就好象局限在一只平坦的盤子里，在監獄和郵局之間的范围內扰扰攘攘，到处都是熟悉的，枯燥无味，陈腐可厌。我在这里的最后几天中有一个傍晚，我用告别的眼光望望在公路街上散步的羣众，我面前的暮色中突然浮現出官員米哈洛夫斯基的臉来，我以前曾經把这个人当作“名詩人”^①。他嘴里啣着一枝粗大的雪茄烟，雪茄烟上的火亮一亮，照明了他的異常乏味的平面孔和突出的、毫无表情的眼睛。不久以前我还觉得这个人后面映着一圈詩的光輪。此外还有多少人曾經被我看作高尚人物，只因为他們都是成年人，而我是一个小孩子。可是現在我已經長大，这个狹窄的世界就縮小了。……以前的聰明人或是变得愚笨了，或是变得十分平凡了。……現在我能够敬仰誰，能够崇拜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呢？这里有哪些人知道并且能够指出我这年青的心灵所嚮往的高尚生活呢？……即使仅仅是想到这种高尚生活，去找求它、怀念它、想望它，他們之中又有誰能够做到呢？……沒有人，沒有人！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自高自大的信念，認為我恐怕是这城里最聰明的人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这象盤子里的水一般从关卡到郵局往来动盪的潮流中，所有閃現在我面前的人，我全都能够了解。在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的事物里面，他們所知道的，我全

① 見“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卷一第三三五頁。——譯者註。

都知道了。可是他們却猜不到我對他們怀着怎樣的看法，我心中縈繞着怎樣的理想。

我這種想法真笨。後來，我變得聰明些了，就很容易在生活的最荒僻的角落里找到比我高明的人。可是在那時候，我似乎僅用“文學發展”這一種尺度來衡量一切。

然而必須指出：對於另一個世界，對於在八月十五日之前等我走的那個世界，我並不自高自大。反之，我到那個世界去的時候準備懷着一種真誠的信念，認為我在那個世界面前渺小而不足道。不過，說實話，我心中隱藏着一種希望：在那股光明的、雄厚充實的生活潮流中，我也會前進，會與某些人并駕齊驅，並且趕上別人。……但是如果這時候有人想指示我，說在我將要離去的這個世界和我所嚮往的那個誘人的世界之間，並沒有質量上的區別，說那班“堂堂的高等學校學生”只不過是由一些平凡的人集合而成的，這些人大都象我現在一樣無聊而乏味，——那麼我一定不相信，也許竟會替我的理想叫屈。……

2

我途遇“名人”

母親和住在附近的一個舅舅* 送我到別爾迪契夫，從這地方開始可以趁火車了。鐵路通达基輔、庫爾斯克、奧廖爾、都拉和莫斯科。

第三次打鐘。我熱烈地和母親擁抱，然後坐進車廂里；母親就把哭喪的臉偎在舅舅胸前了。一聲尖銳的汽笛，驚吓了聽不慣的人們，然後火車震動一下，使得車廂里跌倒了幾個人。接着

發出喀唧喀唧的金屬聲和隆隆然的轟响声（那時候火車還沒有象現在那樣完善），車站和月台就向后退。母親和舅舅看不見了。我坐在自己的座位里了，努力不讓鄰座的人看見我的不由自主的眼淚。……

那時候沒有直达車，每一段鐵路各自為政。從基輔到庫爾斯克的火車，在我們的火車到達基輔之前早已開出了；我只得在索菲亞客棧過夜，等候下一班火車。第二天早晨，我從自己的房間里走出來，站在平台上，這個大城市的喧囂擾攘使得我驚愕萬狀，茫然失措。正在這時候，我碰見了羅夫諾的兩個女教師：扎維列斯卡雅和柯瑪羅娃。她們親切地同我打招呼，邀我和她們一同去遊覽大禮拜堂，過後又叫我到她們那里去喝茶，她們就住在這客棧的另外兩個房間里。我很願意接受這個親切的邀請，但是為了怕難為情，我辭謝了；就是在辭謝的時候，我心里也還是很想去。這兩個青年婦人在同我分手之前，用批判的眼光打量我一下，其中有一個說：

“你聽我說：你到了彼得堡以後，替自己另外定做一套衣服。……你知道，這套衣服在首都穿是不相宜的。”

“對呀，對呀，”另外一個接着說。“縫一套象樣一點的衣服。……還要做一件大衣。你身上穿的倒象是一件斗篷。現在流行狹小的緊身大衣。……而且要短得多。”

“你這頂帽子仍舊可以用。……這樣式跟你的髮型很相配。”

她們愉快地互相交談着，親切地向我點點頭，就走了。我心中發生了恐怖的孤獨之感，而且想到我這套“不時髦、然而朴素文雅”的衣服引起了她們的譏諷，覺得很不愉快。……

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身在基輔和庫爾斯克之間的火車里了。昨天晚上我不知不覺地睡着了，現在我的眼光首

先落在車廂壁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告白上：“謹防扒手”。关于这一点，母亲和舅舅也曾經再三关照我。所以我一醒来，首先抓住了我的行囊。行囊安然无恙，但是我立刻觉得自己四周包圍着可疑的阴谋分子，他們都想探取我的宝库。我在椅子上坐起来，用“机敏洞察的”眼光向四周張望；我当然立刻就会猜測到这里哪一个人有危险性。……

这时候火車正停在一个車站上，全部沉浸在愉快的阳光中。乘客不很多，大部分还伸直了身子躺在椅子上、搁板上，有的竟躺在地板上、椅子底下。車廂的一端傳來生动而激烈的犹太士白的談話声。附近，鄰席的椅子背后，靠窗坐着两个青年人，在那里輕輕地談些什么，两个头差不多碰着。……

其中一个穿着一件褪色的紅褐色大衣。我在座位上动了一动，他就把臉轉向我，這張臉很寬闊，長着些面疤，眼睛細小而略帶綠色。以后他和同伴談話的声音更輕了。“这个人必須防备，”我心里这样决定；这时候我才看一看我自己的近鄰。

这是一个紳士，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当时盛行的漆布帽子。他大概是在这个車站上車的，我醒过来的时候，他显然在注視我。他的年齡不能明确地看出。起初我覺得他完全是个青年人，但是后来我發現这印象是錯誤的，眼睛旁边的皺紋和黃色的浮腫的臉，表明他或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或是一个早衰的人。他那双褐色的小眼睛帶着一種柔媚亲切的表情向我渾身打量，彷彿他准备立刻同我談起話来，向我表示衷心的好感。我本来也准备向他傾吐相互的好意，然而这时候我的眼光碰到了另一个更有趣的人物。

这是一个青年軍官，戴着金边眼鏡，穿着普通士兵穿的灰色呢大衣。穿士兵大衣而佩軍官肩章，是当时盛行于米留青派自

由主义青年軍人* 之間的一种打扮。这种帶着民主軍人色彩的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一般說来,軍官中“知識分子”較多。在偏僻的小城鎮里,他們常常管理置备完善的“軍营圖書館”,甚至替本地的青年人当“閱讀指导”。……

这个軍官的臉庄重而可亲。他旁边的鈎子上掛着一把軍刀,一只小皮箱上放着一迭報紙。他剛剛放下一張讀完了的報紙,点起一枝烟,把烟气噴向打开的窗子外面去。……

他旁边的位子空着。我想,要是能够同这个和蔼的軍官坐在一起,該多好啊。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这样突然地迁移座位,会使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疑。

我正在犹豫不决,車廂的門打开了,走进一个新的旅客来。这是一个中年紳士,服裝朴素文雅,戴着金边眼鏡和棕色手套。一双灵活的褐色眼睛愉快而略帶譏諷地从金边眼鏡里張望。在柔軟的亞麻色髭須下面,显露着一种特殊的“知識分子氣質”,彷彿奥穆列夫斯基^①作品中的一个主角。

我热切地盼望他坐到我的旁边来。然而他只是向我这个乏味的人瞥了一眼,立刻向搬运夫指点一下軍官旁边的那一角。“两个都是知識分子氣質的人,”我心里这样想。……

搬运夫把皮箱放在空位子上。那个紳士打开錢包,用戴手套的手指掏出一个小銀币来,从肩膀上向后遞給那个搬运夫。搬运夫接了銀币,失望地向他看看,想說些什么,然而大概是不敢說,就走出去了。那个紳士对軍官說:

“我坐在这里您不会嫌挤吧? 啊呀! 巧极了! 您不認識我了

① 奥穆列夫斯基(1837—1883)是俄罗斯作家英諾肯齐·瓦西列維奇·費陀罗夫的笔名,參看“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卷一第三六二頁。——譯者註。

嗎？”

軍官向他轉过头去，細看一下，說：

“如果我不弄錯，……您是涅格利先生嗎？”

“對呀，我是焦多爾·米海洛維奇·涅格利，朗誦藝術家。……我們在N見面過。……請您不必顧慮，我這裡座位很寬敞。您這一大迭是什麼報？噢，是“聲報”……是关于涅恰耶夫案件的全部報導嗎？嗯，這件事兒真有意思。……很有意思，……”他這樣補說一句之後就坐下來。“在十二月黨人之後，恐怕還是第一件事吧。……”

“還有彼特拉舍夫斯基派*。……”

“是的，但是這是政府的誇張。本來是一個無罪的小組。……讓我看看好嗎？”

“請看吧。”

紳士拿了一張報紙，把它展開來，過了一會說：

“您有沒有注意到斯巴塞維奇*的發言里用來稱呼我們這班人的那句流行語？……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很確切。您說是嗎？……”

軍官點點頭，微笑着回答了些話。我用心傾聽，希望這兩個在完全陌生的人羣中立刻相識的可親的人繼續講下去。“彷彿是同一個團體里的成員，”我又獲得了一個文學的定則。車廂里他們所坐的一角，在我看來是一個光明的小島，突出在這晦澀的、乏味的、也許竟是怀着敵意的世界中。我自己也多么希望移居到這小島上去。……但是這當然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空想。也許將來我漸漸地聰明起來，靈活起來，我也能夠堂堂皇皇地接近這種人，一開始說話就叫他們知道：“我也是你們的人。”

火車早已在飛奔了，在軌道連接的地方發出隆隆聲，鏈條叮